

國民

甕安縣志

民國·李退谷 修 朱勛 纂

民國四年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 二十一

卷(缺第十八卷)

序

天下只一宜之務若度可更其規
模律然不可改三代以後廢書建
為郡縣於今之一邑古之一國一
邑之所司一國之具釋其精神之
所聚固不與民交年者也獨是

夔安縣志

序

古者諸侯各守其地天子生民
設官分職而國同休於是官太史
之官世守其職書一國之治亂與
衆典身文物以及里巷歌謠傳之
無寧後世郡縣無史官之設凡
一邑之要政而夫山川風土人情之細

咸託之於方志而必待人而後行

或數十年而一舉數百年而一
舉其多時會多此為昇耳瓊邑
自的季改土設縣開創之初疏
節濶自不聞記載及滿清雍正
三年刻令尹韓瑛始修縣志八

夔安縣志

序

卷直至今日垂二百年無繼之
者方清之末造官廢土者多有
志於斯率因歎絀不果民國二
年下走承乏來此正當國體交革
之後棄廢不問散失殆考是邦
舊典而所遺韓志以卷又早已

隻字無存矣私哀狀之致絕業
若無人勝任編纂三年春色紳
前貴州民西司正長朱一清先生
適返里居抗恒里古之風以孫志
之沈沒為憾相商確毅然自
任為首倡之惟一一切指除與編奏

甕安縣志

序

紙墨剝削之費於下走此固教古
幸之曠舉所難夕為恆者也故不
盡力乃於友伴設局開辦益籌
並經費既惟初庫銀窘既無公
帑提注必款頭會集歛又恐驚
擾市民乃擇兵稍之殷實比勸

之樂輸且先捐贖以為之倡在叔
居進至冬十一月始有成教而全
書亦於是步錄計為時一閱月身
自來修志無如是之速者今物付
手氏下走亦調任石路首途在即
謹序此款末如此去以茲孫之沒

甕安縣志

序

應三百事而孫志僅之兩也且
前志業已失亡而今志之屬議屬
罷必俟先生而下走適然相值
志同適合而後匪勉以奏其功信
乎事之待人而以下走之何僕新
願良能保然其敢以此自為功耶

至其為志網羅虛實詳審精密極
 搜名別辭之較而於治亂興
 衰之較尤不察再三往復論文
 感喟抉摘至所以然多有於古者
 國史之遺意此邦人士所宜知
 益不獨邦人士所宜知者也

夔安縣志

序

調石阡孫知事現任夔安孫
 知事榮江李退谷序

大中華民國四年乙卯孟春書

夔安縣志纂輯銜名

鑒定

貴州巡按使

龍建章

總理

貴州夔安縣知事

李退谷

纂修

前貴州民政司正長

朱勛

分纂

前清湖南試用縣丞

胡國隆

前清候選訓導

商廷楠

夔安縣志

銜名

一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前清夔安縣附學生

袁少奎

經理

前清平越直隸州拔貢

朱劼

庶務

前清平越直隸州附學生

李學源

前清平越直隸州附學生

宋維清

採訪

前清夔安縣歲貢生

袁國勛

前清平越直隸州恩貢生

黃金鑑

前清夔安縣恩貢生

鄧國瑜

前清夔安縣歲貢生	李賢書
前清夔安縣廩生	胡家春
前清夔安縣附學生	徐承堃
前清平越直隸州附學生	陳怡
前清夔安縣廩膳生	商樹德
前清夔安縣附學生	戎作英
前清夔安縣附學生	商文鈺
前清平越直隸州學武生	商文敏
前清夔安縣廩膳生	張廷賓
前清平越直隸州歲貢生	王承鏢

夔安縣志

銜名

二

一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前清 候選布理問 傅明昭

校勘

前貴州樞範監獄守衛長 冷祥霖

前清 候選府經歷 韓汝辰

前清 候選縣丞 劉昌奎

繕寫

前清雲南新平縣典史 吳湘

前清夔安縣戶曹候選典史 劉有餘

夔安縣志目次

- 卷一 輿圖
- 卷二 疆域 形勝附
- 卷三 紀年上 紀年中 紀年下
- 卷四 城池 村市 關梁 郵傳附
- 卷五

夔安縣志

目次

一

一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公署 壇廟 寺觀 名勝 坊表 古蹟 邱墓附

卷六

山川 水道考附

卷七

氣候

卷八

祥異

卷九

戶口 風俗 方言 苗蠻附

卷十

職官

卷十一

學校 學產附

卷十二

科貢

卷十三

典禮 褒揚條例附

卷十四

農業 蠶桑 木棉附

卷十五

夔安縣志

目次

二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田賦 徭役 權估 經費附

卷十六

積貯

卷十七

土官

卷十八

軍制

卷十九

列傳

名宦

儒林

孝友

賢能 官蹟附

武功

忠節

節孝 烈婦 孝婦 淑媛 貞女 烈女 義婢附

行義

文苑

隱逸

寓賢

夔安縣志

目次

三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耆壽

卷二十

藝文上

賦

詩

藝文下

啟

議

書

序

夔安縣志卷一

輿圖

圖與表。皆史之要也。凡稱一事而系統代嬗。楮墨不能簡括者。則表以明之。凡指一物而形勢曲折。文辭不能刻畫者。則圖以示之。古人讀書。左圖右史。詎不重歟。自司馬遷作史記。詳於表而略於圖。其後班固收書。又不知收圖。而此道遂廢。鄭樵生千載後。發明其義。特著圖譜一篇。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學者稍稍知所關係。然不能人具此識也。語其小者。則罇罍爵斝之微。多難舉似。語其大者。則山河疆理之要。概屬茫然。一有譌誤。往往聚鐵鑄錯。失敗無

夔安縣志

卷一 輿圖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記

論

辨

墓志銘

跋

卷二十一

雜記

自敘

夔安縣志

目次

四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窮。論者輒口誅筆伐以隨其後。不知皆圖學不明之咎也。今欲明其學而得其用。則莫如自方志始。夫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因其山林川澤之異。動毛植羸。為之講求。恐其或有遺忘也。又設土訓之官。掌地圖。道地。巡狩則夾王車以備顧問。此勤民之至者也。後世變故日棘。養民之政。不遑講求。兵家者流。輒思盡關河阨塞之要。以完國防而窺敵境。使方寸之地。聚米畫灰。虜在吾目。於是籌筆之驛。籌邊之樓。並垂不朽。降及今世。測繪之學愈精。成敗之爭愈烈。雖曰殘民以逞。而國家興亡。恆用以之。至於從容壇坫。折衝尊俎。尤

須憑藉。都此數者。其於方志。均有深賴。方志先詳。且處處俱詳。按籍而稽。其施曲當矣。獲邑深居腹地。號為輿區。農功素業。兵事或輕。然推表疆索。徵引版籍。史之職也。藻繪山川。標識邊鄙。史所重也。且纂修志乘。而不先明其方隅。徒與之談天道古。是使學者冥行槿埴。俛俛失所之也。因仿古人圖經之例。特揭一縣之全。而以輿圖冠其首。

獲安縣志卷二

疆域形勝附

古者建國。皆計方里。其最大者。乃至於百。都會四出。無過五十。故政令易行。教化易敷。實業易興。訟獄易滋。逐捕易得。故三代盛時。不聞有違令梗化之事。而規國者。乃可以田疇易否。決其治忽。即當衰世。亦不過君弱臣強。漸移九鼎。未聞有盜賊繁滋。上戕君父。如後日亡國之慘者。秦廢井田。改郡縣。治理無法。乃致以揭竿起事。覆其宗社。後世因之。一縣之大。等於王畿。縣令稍無方略。即鞭策不到。一切行政。皆與三代相反。而最受其敝者。尤莫如藏奸伏莽。

往往釀小成大。或致數省被兵。久而後滅。或竟全國糜爛。遂殄其祀。世儒不察。乃謂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若氣數當然。豈不偵歟。獲安未縣以前。隸屬遵義。既縣以後。隸屬平越。今則脫離關係。直屬於巡按使矣。稽其疆域。東西南北。約數百里。其華離甌脫。尤出情理之外。亦巨縣也。涖茲土者。非憂勤惕厲。聚精會神。保毋亦捉襟見肘。蹈前人之覆轍乎。若夫整齊而經理之。使敷治者易於奏功。以復三代之盛。則在宰割天下者之毅然斷制。亦記事者之所願也。

獲安縣轄境

在省城東二百四十里東至馬鬃嶺交黃平縣界六十里
南至牛場前之牛王廟與平越縣屬之嶢隆橋分界五十
五里西至界牌關交紫江縣界九十里北至流水溪交湄
潭縣界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尖坡下堡交平越縣界五十
里東北至西堰交黃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至高坪司
交平越縣界六十五里西北至羊巖河交遵義縣界一百
二十里 東西廣一百五十里 南北袤一百九十五里
距京師七千一百五十里

按縣境至到傅玉書桑梓述聞所載舛謬過半傅為私
家著述當時本未採訪平越州志據以定刊則大誤矣

夔安縣志

卷二 疆域

二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茲就實地履勘者全為改正庶足以信今而傳後不但
增其式廓已也

形勝附

西連甕水南達黃平北距烏江東接東凹天下鄰國
利害書

按東凹似即都凹山此山正在縣東當以亭林為是

九峯疊起三江會流黃金峭壁倚雲震天洞金濤翻雪

通志 傅玉書按曰通志所云三江蓋以甕安江入江界河

江界河入烏江故曰會流然甕安江實小不足與烏江並
稱而江界河即烏江非兩水也

南接郡境疊嶂西環東距黃平連峯北擁眾水爭流大江

逆折桑梓
述聞

夔安縣志

卷二 疆域

三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卷二終

夔安縣志卷三

紀年上

茫茫大地。建都設邑。溯其荒昧之初。雖中州赤縣。莫詳緣起。然書契既造。文化斯開。郡國之產。始於何時。沿革變更。詳於何代。不特陰陽所和之域。風雨所會之區。上有國史。下多著錄。制度文為。釐然可考。即山陬海澨。既隸版圖。遂同文軌。詔令之所頒。職方之所掌。朝會之所陳。與夫私家之所記載。蒐羅採輯。其地之建革廢興。要亦有可以按年得其陳跡者。黔省原列梁州。徒以上古之世。文字闕略。自夏殷之衰。淪於夷狄。歷千餘年。至周末造。始有夜郎苴蘭

夔安縣志

卷三 紀年上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牂柯之號。從前事實。毫無紀載。後之考者。直同開闢。何況夔邑。以叢爾彈丸。廁於其間。侏儻愴。昧所從來。更無論矣。唐宋以降。初成酋部。始有典籍。時役屬於播。遂羈縻於蜀。直至明季。改土歸流。縣之治於是乎成。黔之版於是乎定。清時因之。以迄於今。今欲求數千年之歷史。列之簡策。從何可得。然上下古今。見諸載籍。可以考定者。亦自不乏。略者從略。詳所當詳。託始於夏。仿史家編年之例。旁徵博引。取其可據者。按年記述。以昭文明。其不可得者。付之闕如。以求徵信。竝繫之以表。著其原委。庶不貽樸野之譏。亦不類鑿孔之談云爾。

夏

華陽黑水惟梁州禹貢

「禹貢錐指梁州下」青徐二州殷周迭為有無。獨梁州則二代皆無之。其故何也。按武王伐紂。誓於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稱曰人。不以諸侯待之。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賧彭濮之人。由是觀之。殷周之世。梁地大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言梁并於雍。惟賈公彥云雍豫皆兼有梁地。而林少穎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為荊州

夔安縣志

卷三 紀年上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川則荆亦兼梁地。此言尤為精核。蓋殷周之制。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之地。自蟠冢以東。分屬荊豫。而蟠冢以西。則雍兼之。其地皆為蠻夷。雖並於雍。而禹貢梁州之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簡其政令。寬其賦斂。以柔擾之。使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不復置也。「荊州下」通典所列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黔州本漢涪陵縣。理至晉永嘉後。地沒蠻夷。至周保定四年。以地置奉州。建德三年。改黔州。大業三年。改黔安郡。因周隋州

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難辨其秦黔中郡在今辰州西二十里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今辰州叙浦縣是後魏移治臨沅今州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等州寶秦黔中地今黔中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西有延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分矣然則此五州及溱珍二州皆梁南徼外蠻夷今叙瀘重夔之江南諸縣及遵義府是也其東有峻嶺爲限荆不當越此而西斗入六七百里總因黔中名亂嶺東嶺西諸州混而爲一道杜氏遂有此誤〔梁州下〕通典雲南涪

陵南州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列在荆域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遵義府永寧衛及東川烏蒙鎮雄二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待言矣〔又云〕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遵義府志〕按語略云胡氏定梁州地域自宜賓上下以金沙馬湖二江爲界其在江北者皆梁州在江南者皆梁南徼外蠻夷今遵義地不入梁州亦不入荆州自是以華陽黑水爲大限以愚見

度之夏禹以前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巴蜀之地其封建與中州同至殷周之間多變爲夷二代因廢梁州然其間蠻夷君長各守其地如史記西南夷傳所稱某以十數其最大者當不始自秦漢周以來有矣而其中國大莫如蜀自從武王滅紂以後必威日遠境日拓旁近諸國皆受其臣使司馬錯張儀並稱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可見也華陽國志云蜀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蟠其言南界接越於古之蜀境精核不易今遵義地在秦以前當蜀之東南鄙何以明之通鑑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象郡漢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

鬱林牂柯以山海經沅水出象郡証之今沅江上源在平越都勻鎮遠界內可見今烏江南岸即古之越秦之象郡地漢牂柯所領之十七縣豈是從犍爲割出且蘭無斂即今貴陽都勻平越鎮遠等處必是從象郡分出是終西漢之世次第建置郡乃得十七縣非建郡時通置可知特史於各縣例不詳始設何年故無從考古越之境必不踰烏江而西則蜀地南接於越必即以烏江爲徼今遵義綏陽桐梓仁懷四縣爲蜀舊地無疑矣胡氏斷以珍播七州不入荆梁限以今四川地論之青陽昌意封國廣輪自有定界若巴蜀在殷周之世稱王稱帝以前豈不能越大江之

南有—步地乎斯理勢必不然矣

按禹貢錐指以通典所列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大意以黑水為界遵義府志引而辨之據常氏華陽國志蜀地南接於越而以遵義地在秦以前當蜀之東南鄙取秦始皇漢昭帝罷置象郡事証以山海經沅水出象郡之文以謂沅水上源在平越都勻鎮遠界內三郡從象郡分出其為古越地無疑遵義從犍為分出是舊屬於蜀乃梁州地非梁南徼外蠻夷也根據確鑿其後推論謂巴蜀在殷周之世稱王稱帝以前豈不能越大江之南

有—步地乎尤為勢理必然不得以尋常理想目之夔安原附於播爰為引據惟其謂蜀地南接於越必以烏江為徼是烏江以北為梁州地烏江以南仍徼外蠻夷其語猶待商確嘗考禹貢梁州黑水於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創指為雲南瀾滄江之後諸家考證多宗之者孫星衍氏更以崑崙之黑水當之別著黑水梁州南境不特包羅黔省抑且遠括滇疆胡氏著禹貢錐指獨主瀘為黑水之說力闢諸家遂謂瀘水以外皆徼外蠻夷且直斥其地不在九州之限不知黃帝之時長子青陽降居江水次子昌意降居若水皆在今蜀郡邊

徼青陽昌意皆元妃嫫祖之子青陽及身而有天下是為少昊昌意之子顓頊亦有天下使蜀郡緊接蠻夷何至屈冢子天潢降居於此又帝王世紀載顓頊之孫大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石紐在今四川汶山縣西羌即今西藏神明之胄生長於此其地當與中土無殊又山海經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此赤水非崑崙之赤水即畢節之赤水何以言之初學記引帝王世紀曰神農崩葬長沙以理推之連嫫之地必相去不遠今畢節縣之赤水源出雲南鎮雄州經赤水衛後改設赤水縣今為赤水縣東流過仁懷縣至四川之合江縣入於岷江源流千里

是亦名川神農策妃於此載籍因記其地當為事之所

有徼之種種中國在五帝時為全盛時代治化極隆幅頓極廣故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古之封建每方百里除去名山大川以此百萬方里置之可以耕食鑿飲之地是後之僻壤遐陬皆前之文明境域梁州南徼豈其盡於瀘水後王德薄不能紀遠夏殷之季日銷月鏹四邊蠻夷任其蠶食至周末造天子威令不行諸侯終歲內訌伊洛之間且已被髮左衽此亦可謂河南某處為豫州徼外蠻夷乎胡氏不溯畫州之始中國是何景象徒見後日之巴蜀以南淪於獠獍歷代經營有同開

關遂謂此地原屬野蠻即以瀘水限斷梁州並指定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不在九州之限斯誠一孔之見矣鄭氏不察亦復以江為徼特移瀘水而為烏江僅僅使遵義一境不為蠻夷是徒知自拔亦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耳安足據哉

附「黑水考」黑水之說諸家各異以雍梁二州同一黑水引水經黑水出張掖難山之文謂張掖燉煌並在河北黑水得越河而入南海者由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過之此焦弱侯所主孔穎達之傳也不知黑水出張掖水經並無此文說詳胡渭禹貢錙指其說大抵

杜撰故難山渺不可尋而崑崙山為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為南山非水道所能越趙一清氏已嘗明之雍州黑水當然不能由是入南海故杜佑河道久堙之說尤無足採以雍梁二州各有一黑水據許氏說文訓瀘為黑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江出姚州徼外土番界中並稱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以證為梁州黑水者薛季宣及普通諸家之說也胡渭以金沙江為瀘水瀘水即黑水即主是說然瀘水上源既近若水按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至越雋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

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酈道元注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數十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是若水為正源流至犍為瀘水入之乃名瀘江水若水又為黃帝長子昌意降居之地得名甚早禹定州界胡不以華陽若水或華陽瀘水為梁州而必舍正源而用旁支舍本稱而用別名以待後人訓注以通之乎豈禹之治水於先朝皇子所居之處及水之經絡原委尚不知之乎以雍州梁州及導川為各有一黑水而確指地理以實之者此蔣廷錫之說也其說較他家似為翔實然雍州黑水可以大通河當之梁州黑水可以金沙江

當之即上瀘水至導川黑水以雲南瀾滄江當之其下文明明謂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禹貢三危又明明列於雍州瀾滄何以能至三危若謂雍州一三危導川又一三危兩地山水何以巧同名稱是皆不能避以矛擊盾之問者也至樊綽以麗江為黑水麗江至大姚縣即與金沙江匯而入於江與薛季宣之說無以異程大昌亦以瀾滄為黑水其說仍與蔣同惟李元陽論三省形勢謂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幡然黑水之源正在幡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

言也因指雲龍州東一山為禹貢之三危已幾幾乎得之惜其考據尚疏不得水源而仍謂為瀾滄江永著經義補遺以青海為西海據肅州衛志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合白水紅水入西甯衛之西海即青海青海上源為鮮水亦曰僊水其下流入黃河因疑經文為入於西海訛為南海頗有心思亦因疏於考據不復上溯青海之源與黑水同遂致一聞未達孫星衍校水經注則以為四大水之黑水即佛書謂黑水出阿耨達山東者是也略謂阿耨達山即岡底斯山號大崑崙山綿亘東北數千里至青海之玉樹土司

獲安縣志

卷三

紀年上

九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境為枯尔坤山即小崑崙山枯尔坤為崑崙之轉音山海經西山經稱崑崙之邱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焉大荒西經稱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今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謂赤色為烏蘭蓋即赤水怒江上源有池曰喀喇池東流曰喀喇烏蘇河蒙古謂黑色為喀喇蓋即黑水其西流即今青海亦曰西海蒙古曰庫可諾尔庫可者譯言青蓋即青水是皆發源崑崙在今戈壁之南戈壁即古流沙細按所說喀喇池為一源雙流東流則為黑水

西流則為青海黑水界梁青海界雍與江氏雍州黑水之說相映證特彼謂黑水入青海此謂青海原黑水小有歧異大約年久傳訛忘原體而得支流耳尤與李氏黑水正在幡頭之說相脗合特彼誤以瀾滄為黑水此以怒江為黑水遂謬千里不思驃國即古越裳在周猶能占風雨而識中國之有聖人在五帝時當為文明之族非如今之緬甸耳李氏原云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怒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怒江西南蜿蜒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

獲安縣志

卷三

紀年上

十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之茲為會萃諸家得其可信者數端更參訂經文之錯誤以求其真際一曰大禹治水必西至崑崙也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羌為今西藏崑崙即在藏中禹於藏中乃遊釣之鄉其視崑崙為實境實地非若後世所稱去中國五萬里者等設於治水有所關係固必泣之觀雍州經文明列崑崙之名可知已親履其地手定貢物非鑿孔妄告矣一為禹至崑崙必因治黑水故先梁而後雍也絲之治水堤而障之禹之治水疏而通之疏鑿之功必自下流始故先事冀州次涉兗青而徐而揚而荆豫遂及於梁其時必因黑水下流亦有壅塞致東流

之水倒併於西雍雅懷襄之害禹至梁州鑿而通之引向三危傾注南海於是喀喇池水各得安流雍州始獲降邱宅土之慶遂道出青海收其餘功使漆沮既從而事畢入告身親履勘知黑水一水關係兩州故以為雍之西界梁之南境而於導川文內更叙其施治之方其名雖見為三其水實出於一與孫氏所言喀喇池水道參互會通黑水真象如在目前千載疑團一朝頓破不然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若非一水豈不能各錫以姓乃必從同設係舊稱雍梁之界豈更無他水可以標誌者而必舉斯且三地之名何緣更不謀而合從是思之更

可恍然矣孫氏之功顧不偉乎一為三危之山必在梁州而不在雍域也尚書地理通釋以瀾滄江當黑水而指雲南雲龍州西之三崇山為三危瀾滄雖非黑水而三崇去怒江亦復不遠或係三危滇人至今嘖嘖稱之誠不知其確否然如諸家所主水經之說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入於南海張掖即今甘州府燉煌即今廢沙州及瓜州皆在中國境內雍自后稷以來歷代賢明至於文武神聖迭生以有天下歷千餘年皆為文物之區畿輔之地其後周昇於秦秦亦據之以成帝業疆宇四拓威震殊俗以德若彼以力若此豈

有三危近在輦轂之地竟致湮沒而失其名者其為雍州境內並無三危顯然可見雍無三危而導川黑水適有三危非在梁州而何大約因梁境寥闊三代之衰德不及遠遂失其傳後有作者雖依稀求之而無徵不信如樊綽所指羅些城之類耳按羅些即黎步為滇邊夷地滇人謂即三苗種遍於迤西滇緬交界之後裔理或然歟難之者曰三危如在梁州三苗既竄於彼傳稱允姓之奸居於瓜州允姓為陰戎與三苗同竄三危非歟曰慎修所注宜若可信惟舜之誅罰四凶若絲若共工若驩兜皆以人稱而三苗則以國稱三苗為國在巴陵洞庭之間意其舉國頑梗不獨其君不靈

舜既驅其君又逐其民使之散處故三凶皆或殛或放了事獨三苗於既竄之後而又特著之曰分北惠棟注分北者離絕之使不得通也若是則瓜州固竄三苗或不止瓜州亦竄三苗矣且流放四凶在舜格文祖之先分北三苗在舜將涉方之際中間遜位於禹之頃有苗蠢動尚煩文德之敷三苗非一人處置三苗非一次皆載在尚書人自不省安能以瓜州有三苗遂謂三危定在雍州且如在雍州則詹桓伯胡以不曰居於三危而曰居於瓜州此益足以證之矣一為瀾滄江水即古之桓水也禹貢梁州和夷底績鄭康成注和讀曰桓和上